



和
1.602
2



門八和10
1602
2



柳文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

卯文

卷之三

一

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

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雒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宏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
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
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
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
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
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
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
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
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

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
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
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矢在
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
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
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
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
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

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毗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

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徯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

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則廉與恥義

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
 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
 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
 而無隱眈眈音醇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
 明離為天之用恆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
 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
 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
 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
 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
 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

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
 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克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
 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
 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
 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
 之明之謂也為之不猷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
 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
 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
 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桔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

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

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道首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密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

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耩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

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軌音曉瘡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稍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倣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

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

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
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
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與邪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
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
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
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
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
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
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
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
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
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
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
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
罪也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
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
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
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
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買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

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

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
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
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
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
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
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
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
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媮音宣人之財危人之生
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

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
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
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
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
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
也政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
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
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
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
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
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

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聞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

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閒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尙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言

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輒觚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盲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柳文卷之三終

柳文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音鞮都黎切以昇趙衰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媾音薛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

仲以興進豈可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語塞切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言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

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
 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
 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
 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
 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
 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
 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
 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既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
 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
 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
 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
 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

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耿耿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

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古僖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沮公紀消音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

楊文 卷之四 四
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
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
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
意皆本老子然考即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小竊
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
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
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
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
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
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
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
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
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
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
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

柳文 卷之四 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曰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

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尤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盤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卯文

卷之四

六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或作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音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

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文卷之四終

柳文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首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
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與黯亡吾國故不忍且是二道有行之者
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
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旣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

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
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
民也率是大道藪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虛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
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
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
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
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
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
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

而仲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

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

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
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
漏未盡三刻公元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
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
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
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椽棟
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
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

端夷水環以流有頽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孝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旣嘉笙鏞旣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

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音辟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彛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頽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盡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音真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頽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歆思報聖
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昫昫其原旣夷且大渙渙其流實
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絜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
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旣成崇報孔明于
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
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
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
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
訛諸儒作詩思繼頌水不揚厥聲以告大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
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
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
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
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
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
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
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
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

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裴均虔承聖謨規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幹礧柱礎陶餽甃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元

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各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暗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

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
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音零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庠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
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
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
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
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
精邑吏嗇夫鮪音臺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
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去聲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
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
厲疾崇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
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祝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
廟遂下令于旬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闔棟
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
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佚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皇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
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
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

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
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寡廉毅肅給
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
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
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
爲甸服取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
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忘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
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
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

孝羸羨延同切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徒洛切既
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桴筵載工逸事
遂作貌顯巖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吳薦辭立石于
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哉二神咸極其會
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
上承輝光克艱以父德罔不至帝旣野死神亦不返食于
茲川古有常典毆被屨卽屨字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
干天刑有翼其躬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卽石是銘銘曰
湘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刑媯內神莅湘澣揆茲有初克碩
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旣鬻音逼椒馨爰糈允于萬
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

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絜嚴清閒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潛潛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

錢且儀塋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織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黿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怕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邱建銘當道過者

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
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
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
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龙眉之
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
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
暮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
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

音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

狠尺甚式睚忍二切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

齊固初據雍邱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

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

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音盱音而不進賊徒乃棄

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

布之勁音汧音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音甘

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

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

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

柳文

卷之五

九

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
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
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
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
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
時致祭男在緇祿皆受顯秩賜之士田塋刻鮑信之形陵
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
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
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

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剋敵之
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
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
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
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
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
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
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
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

柳文卷之六
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
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在穴中偵
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
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冠力東盡凶威西慙
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天子
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
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
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柳文卷之五終

柳文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
上詔諡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
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
餘人莫不欣踊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
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垂淫流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
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

柳文

卷之六

一

者梁氏好作有爲帥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鑿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音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人畏無壘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鑿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無語心六承其授大鑿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鑿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尙書旣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取永允

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爨音以爲僕役而爨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

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廻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鹿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

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
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
岡幼曰宏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元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
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
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
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
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惠爲之戶以守
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
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北末也經數
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
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爲得其
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
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
於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
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
者曰道顛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
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
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莖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宏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

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宏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宏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

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鄙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台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有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胡困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

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礮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元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

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鬪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
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
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
之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
嗚呼茲碑

柳文卷之六終

柳文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
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
尚書其首日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
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
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宏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
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

柳文

卷之七

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爨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
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
廟洎經典佛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
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
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
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
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
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
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
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應維憲言是

徵溥博恢宏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
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
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
學者五萬人爲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
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
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
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
要莫不悽歆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
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

食廣闋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曰大師
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墓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
與以爲茲塔礧石峻整植木蒨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
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旣與大乘師重巽遊異其徒也亟爲
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齊莊氣
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
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靈室兮記崇岡卽元石兮
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
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曰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
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尙心大而行密體卑
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
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
莅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憚以爲去
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
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
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
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
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劔巖

佛殿舍宏，大廊廡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顛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堂。嗚呼！無德而脩，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官切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

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祖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旣塗旣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寂。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

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
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歷十一年始登壇爲
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
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
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
州爲大姓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侃以究戒律
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
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
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

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
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
侍者數百剪髮髻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
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
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
是慧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
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
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葺大浮圖無竈

樞切絹

穴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

卯文

卷之七

五

得用碑以塋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
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
圖亦宜也凡塋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
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
焉故近世碑多律凡塋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
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
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岨或師或友齊
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縉冠素
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
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

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
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
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皆姓凡去儒為釋
者三十一祀掌律度眾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
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
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
士若石廩公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
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
其期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

柳文卷之七終
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貞公荊州
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受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
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今志益虔雷
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僊龔茲
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文卷之七終

柳文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
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
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
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音歷甕盎盈道上把臂
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
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
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
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

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
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畱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
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
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解於軍孝德使數十
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還老甓滿結者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
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
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
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
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

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
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
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
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畱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歸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
析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
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
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
償卽告太尉大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

柳文 卷之八
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
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
裂裳衣去聲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
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謹
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
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
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
尙不愧奴隸耶謹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
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
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

三百疋太尉堦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
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
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
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
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特奮不慮死以
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豳
音邠邠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
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仁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

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

會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

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宏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於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稷古雅切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

今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絜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幣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惠鰥嫠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茸之蠹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旣庶而富廉耻興焉旣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淇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

耻効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綬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卽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克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

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於他部達於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脩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音傍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

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脩其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比孟切錐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卽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是歲盜據淮潁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

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而賈石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譽於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旣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戒之詐固不可許竟畱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慕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

乘輿服器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
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
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卽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
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旣行
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
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獻利
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骨俗作徒
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
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

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
回樸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
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於
宗姻無一厘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
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
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
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
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於此尙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
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
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

柳文 卷之八
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諡則有司存謹狀

諡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
自周公以來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
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
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
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跡有推讓之高圭
璋聞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
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

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懋
詞定諡之制謹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諡議曰貞
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
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

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
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瘳輿曳就位備哀
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
璠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吏於公
者使辭而陳之大厯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
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
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
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
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閑之壯與其土疆之所
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
北山仿佯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畱府廷主文章
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脩墜典合於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
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
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
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
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
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
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

楊文 卷之八
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
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
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
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
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尙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
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
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晚汲之
艱也謁於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
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
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
公者六七八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

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爲員
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
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
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
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
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
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
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
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
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
訓多尙書爾雅之說紀事樸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

柳文卷之八
十一
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
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包小若太倉之蓄崇
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
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
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
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廉類公
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
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
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其故集賢吏也得公之
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

八月五日尙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文卷之八終

卯文

卷之八

七

